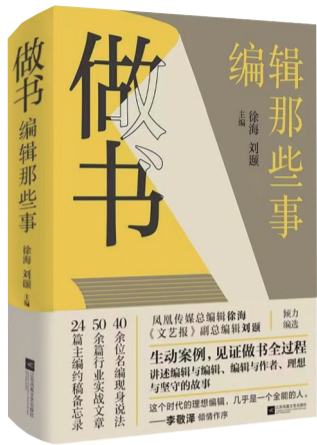


读《做书》，看出版人风采

张洪



《做书：编辑那些事》
徐海、刘頊主编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2025年1月

凤凰传媒徐海总编辑与《文艺报》刘頊副总编辑共同主持的“编辑故事”专栏，报纸专刊发表后，又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集结而成《做书：编辑那些事》出版，堪称中国当代出版业的一部工匠实操之作。聂震宁、任超、李岩几位资深出版人来到北京图书订货会现场道贺并发表感言，相识一二十年的时贤们远见高谈，我因突发情况未能当面聆听，只有再从文本上细读做功课，弥补缺憾了。

几十篇真切说道文章来自贤长良友，协力同心，言各有当，堪称胡愈之先生近四十年前倡言创立的“群言堂产销合作社”“广开言路，广开才路，广开财路”，“两个文明”建设的结合，双百、双效、双创的落实深入，莫不可以经由此平台寻路径找线索，求得答案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邮购《文艺报》合订本，开始采买江苏版书刊，现在仰望洋洋百万言《江苏出版史》，翻阅众人攒聚的《做书》文集，自己尝试了几种读法，由古籍类到人民系，或者立足约稿环节再跳读其中的设计装帧段落等，叨教滋养既有针对性，也对过往关键节点产生了新理解。

忆想曾经浏览的凤凰产品，致敬年长于自

己的凤凰编辑领军人物，我依次重点选择汪修荣、张昌华、唐爱萍、姜小青、府建明五位的文章，串联起个人阅读经历与大家分享。余光中《左手的掌纹》、陈之藩《人生的盛宴》分列《大家散文文存》第一辑和第六辑，案头常读，其人其文几乎就是名士风度、诗人学者的同义语、代名词。昌华老师策划的“双叶”丛书，当年购得郁风、苗子和黄宗英、冯亦代几册，感慨于内容与书装的互为表里互相映衬，后来常以此与年轻同行交流：小开本，双封面，低价位，现代“蝴蝶装”，行文简，意味深。为寻找陆小曼照片资料，编者两次赴沪访问文史馆、画院，又致函范用借阅小曼著作；七八月里赴印刷厂督印，冒着37℃高温；善本新品背后，凝结着多少智慧汗水。张氏记录勇于担当的蔡玉洗总编辑，2001年秋全国书展期间我们与作者周秉德、铁竹伟一行慕名拜访，蔡总导引介绍书香四溢的凤凰台宾馆，还赠送了其主编的《南京情调》一书，其身份是博士头衔的总经理。好书相伴，开卷是福，凤凰台确实不愧为绝佳下榻处。

唐爱萍、王小文分任主编、副主编的《畅销书摘》，如同上海人民出版社《中外书摘》那般，关注

了多少体系内外的主流经典。惜之与《书与人》《书林》等刊物一样，渐次从长三角文化圈中退隐消失。返古探旧，溯源出新，姜小青社长作为全国古工委副主任兼秘书长，2020年10月与官晓卫、高克勤两位先生北上大连调研指导“十年规划”的情景历历在目。古籍出版社更名的得失之间，“定位、选题、人员三大问题”，长宜放眼量，凤凰终涅槃。府建明总编摆布“杂家”的贬义褒称，杂中求专，编研相长，投身学术出版历练中“与作者共成长”，退休在即，实现了由出版人到学者的角色转化。遥想因文结缘、问学求知路上拜识的诗人马铃薯兄弟、翻译家顾爱彬、编辑学研究者蔡克难，还有群星闪耀的凤凰出版前辈中坚及其代表者，像李景端先生与译林版卡尔维诺系列等等，编辑与创作的故事流传有序，还会为我们带来更多元、更奋进的解读与裨益。

李叔同编订校阅《一梦漫言》并为之做跋，言虽短情义长。他用了披文析义、披卷寻诵，他说了反复环读、悲欣交集，随处四字箴言，反复环读正适宜《做书：编辑那些事》，连环地读，跳跃着读，点对点聚焦、面对面相对而读，编有规矩，读无定法，无可无不可。

万物安生时，诗语花意浓

刘昭雯 赵冬梅



《诗语花意》
赵冬梅 刘昭雯 著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2025年1月

《诗语花意》一书，精心选取作者拍摄的200种花、创作的200多首诗，用镜头捕捉美好，用诗句科普花木，用诗语表达花意，用意诠释生活。

大自然的神奇令人惊叹，花中别有乾坤，奥秘无限。江苏盐城牡丹园700多年株龄的牡丹，云南昆明昙华寺树龄近400年的优昙玉兰，花瓣数量应历法增减，平年花开12瓣，闰年花开13瓣。内蒙古呼和浩特大青山的山丹百合，以花朵数量计年，默默地记录着时光流转。

一花一世界，万物皆有灵。从种子萌发、花朵绽放到硕果枝头，都遵循着自然的法则，蕴含着生存的智慧，揭示着生活的哲理。

自我突破，自立自强。许多花在长期进化中获得了超强本领，改变了花冠的形状，更好地生存下来，比如兜兰的别样造型，楼斗菜的长尾巴，仙客来的外翻花瓣等。植物成长也是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比如枫树的种子有翼翅，蒲公英和天人菊的种子有冠毛，海桐的种子有很强的黏附力。花儿告诉我们，办法总比困难多，乐观积极勇敢就会有好结果。

勇敢追梦，心向阳光。向日葵趋光是植物向光的一种表现形式，每天凌晨三点面向东方，追随太阳而转身，目送夕阳落山，再转向东方静待朝阳，每天都在快乐逐梦。当向日葵花朵完全开放，为防止强光灼伤花粉，向日葵就责任担当，只会面

朝东方，期盼葵花籽的饱满，期待丰硕的金秋。

合作共赢，互助互帮。花儿绽放吐蕊，为鸟儿昆虫提供蜜源，才有了花丛中的蜂飞鸟鸣，蝴蝶翩翩；蜜蜂采集花粉汲取蜜露同时扮演了传花授粉的角色；金边凤尾兰的花朵能为兰蛾的后代提供食宿，兰蛾为其花朵传粉，互助互帮默契十足。花儿告诉我们，相互帮助能化难为易，天堑亦可变通途，在帮助他人成功的同时，成就更加强大的自我。

行行状元，前途宽广。苞叶其实就是叶子，包裹着花，发生了形态变化和颜色变化。三角梅、地涌金莲、姜荷花、铁海棠、金苞花等苞叶，与花儿一同成长一同美丽一同绚烂，似花炫目。花萼是包在花冠外面，萼片通常与叶片的形状相似，大多为绿色，而绣球萼片成花炫丽，花型优美、明艳而清雅，花量繁多、华丽似牡丹。花儿告诉我们，优秀并非单一标准，通往成功的道路也不止一条，这正是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。

各美其美，美美与共。牡丹是落叶灌木，枝顶开出单朵大花，国色天香，雍容端庄，有“花中之王”的美称；芍药是多年生草本，秋季叶落株干消失，地下根会休养生息，积蓄力量，春天生发出新的植株，叶腋和枝顶都会开出朵朵娇美的花朵，草本植株，花朵易低垂，娇羞可人，有“五月花神”之美誉；牡丹和芍药同属于芍药科，但花容姿姿各美

其美，不分伯仲。花儿告诉我们，世间之美好在千多元化的美之共存，这个世界需要尊重个性、尊重规律，携手共创美好生活。

花虽不语，却能让人回味无穷且永驻心中。无论何种花儿，无论生长在何地，都努力绽放，就像各类牵牛花，旋花科的牵牛花和爵床科的翼叶山牵牛，都是草本植物，缠绕攀爬造型万千，花色色泽多变，花形各有千秋。而爵床科的直立山牵牛则是灌木，独立秀出不一样的自我，满树开出蓝紫色的花朵，分外醒目。不管有没有欣赏者，都要在现有条件下秀出最好的自己，回首过往方能无愧无悔。

花是植物的一部分，我们不仅要看到花的美丽和鲜艳需要叶和枝的奉献、干和根的担当，还要明白花的美丽和鲜艳，需要岁岁年年的风雨经历和传承进化，还要知道花的美丽和鲜艳，需要一定的温度阳光，需要一定的气候土壤，需要拂面的春风、飞舞的蝴蝶、忙碌的蜜蜂……一个人的成功，不仅需要自己的努力，也需要周边的和谐环境。

每个人都是美的发现者、欣赏者、记录者和传播者，在这个春天，让我们走近大自然，用手机相机记录美，用我们的语言表达美，用我们的网络传播美，让美丽从我们的视野进入大家的视野，让我们的世界进入大家的世界，让花的美丽和诗的语言悦目悦心、装点世界。

冷峻泥泞中的觉醒

冯新平



《梨地》
[格鲁吉亚]娜娜·艾特米什维利 著
译林出版社
2025年1月

格鲁吉亚作家兼导演娜娜·艾特米什维利的首部小说《梨地》，以冷峻如刀的笔触，剖开格鲁吉亚社会的一隅疮痍，讲述了一个关于救赎的女性寓言。这部入围2021年国际布克奖的作品，因其对边缘群体的深刻洞察而成为现实主义的典范。

故事发生在第比利斯郊区一所被称作“白痴学校”的智障儿童寄宿学校。这里是被社会遗弃的“腐臭圈地”，教师瓦诺的恶行被轻描淡写地掩盖，孩子们在压迫下逐渐麻木或扭曲。作者以近乎白描的手法，将学校比作“永远浸水的梨地”——看似绿意盎然，实则泥泞不堪。

18岁的莱拉是小说中最耀眼的灵魂。她并非智障，却被困于这所“白痴学校”，成为“被遗忘者中的守护者”。她的脊柱如“扭曲的绳索”，身体瘦弱却精神强悍，以复仇为信念，以庇护幼童为使命。她为九岁的伊拉克利谋划被收养的出路，甚至自费教他英语，却在最后关头目睹男孩用英语咒骂而逃离——这一荒诞的讽刺，既是对美国式拯救幻想的解构，也是对儿童主体性遭剥夺的无声控诉。莱拉的复仇计划并非单纯的暴力宣泄，而是对权力结构的反抗。她的成长轨迹，从“躲在老师裙后的女孩”到“不再惧怕任何人”，展现了女性在绝境中自我觉醒的悲壮历程。

小说拒绝二元对立的简单叙事。在暴力横行

的环境中，莱拉与孩子们仍保有苦中作乐的幽默感。更微妙的是，莱拉对伊拉克利的保护掺杂着控制欲，而孩子们的互助关系中也暗含等级欺压。这种复杂性使小说超越了“受害者—施害者”的框架，直指人性的混沌本质：善与恶如同梨树的根系，在泥泞中纠缠共生。

书名中的“梨地”是学校后方一片沼泽般的果园，未成熟的梨子苦涩坚硬，湿地随时可能吞噬闯入者。这一意象承载着小说的核心矛盾：对逃离的渴望与现实的粘滞。莱拉计划帮助男孩伊拉克利被美国家庭收养，两者都是她试图穿越“梨地”的挣扎。梨地的沼泽性映射格鲁吉亚的社会现实——经济凋敝与道德真空让整个国家如同这片泥泞之地，既孕育着重建的希望，又时刻拖拽着试图逃离的个体。这种存在主义困境，使《梨地》超越格鲁吉亚的语境，成为对边缘化生存状态的普遍书写。正如布克奖评委会所言，这部小说“为被抛下的人发声，反抗了冷漠与暴力”。

作为导演转型作家的首作，《梨地》的叙事充满影像化特质：洗衣房蒸汽中莱拉脊柱的剪影、葬礼上“不许回头”的传统、梨树林的窒息感……这些场景以蒙太奇般的节奏拼接，赋予文字以画面张力。作者擅用隐喻（如“被木板钉死的云杉”象征命运粘连），又以克制的笔调将暴力场景处理得举重若轻。这种风格与主题形成共振，让读者在压抑中触摸到一丝残酷的诗意。

小说九章分为三幕剧：第一幕铺陈压抑的日常，让我们目睹了莱拉令人心酸的成长经历，也看到了她坚韧不拔的性格，更感受到她顽强的生存意志。第二幕聚焦莱拉对伊拉克利的拯救，她就像一位无畏的战士，为了保护伊拉克利，与周围的冷漠和不公进行着殊死搏斗。第三幕则在复仇与救赎的张力中爆发。随着故事的推进，复仇的念头与她善良的本性之间的矛盾愈发凸显，也为故事增添了更多的紧张感和冲突性。

莱拉的形象颠覆了传统的刻板印象。当她决意为伊拉克利争取收养机会时，展现的不是母性本能，而是近乎冷酷的实用主义。小说中的女性角色，如莱拉、撒谎的伊拉克利母亲、美国家庭的收养代理人，构成一张权力关系网，既彼此伤害又相互依存，折射出社会转型中性别政治的复杂性。

《梨地》最后并未提供廉价的救赎。莱拉的复仇计划戛然而止，伊拉克利的逃离充满不确定性，梨地依旧结出苦涩的果实。然而，正是这种未完成的抗争，让小说更具现实启示意义——它提醒我们：真正的希望不在于逃离成功，而在于反抗本身。正如书中所言：“当莱拉还是一个躲在老师裙子后面的小女孩时，她永远无法想象，有一天，她不会再害怕任何人。”

《梨地》作为首部进入国际主流视野的格鲁吉亚小说，它不仅让读者窥见高加索地区的文学活力，更通过莱拉的故事，将“边缘叙事”推向中心。